



徐晓燕

## 槐花飘香

记忆中的故乡，槐树默默生长在村中任何一个有土壤有阳光的地方，荣辱不惊、安然如故地随着季节的脚步开放。

一场及时的春雨，高大的槐树枝头出现一串串小小的密匝匝的花蕾，像极了串起的米粒，透着还未散尽的淡绿，从椭圆叶片中探出来，裹着不谙世事的青涩，俏皮地眨着眼睛。隔天再看，娇小的花瓣严严实实地包裹着，已弯曲成豆芽状，一个花序对生排列着十几朵，仿佛刚蹒跚学步的懵懂的孩子，手牵着手，好奇而羞涩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。伴随着阳光，繁茂润泽的槐花，层层叠叠、密密匝匝，一串串垂挂在翠绿间，明快靓丽，如雪堆砌，弥漫着沁人肺腑的清香，整个村庄似乎都被馥郁的芬芳浸透。

槐花开了，一簇簇掩映在翠绿之中，若隐若现，一尘不染。密密匝匝的槐树枝，向天空延伸着，好像要把天际划破。弥漫在山间、地头、房前屋后、沟沟壑壑的馨香，无须翕动鼻翼，便直沁心脾，心里自然而然涌出一股甜甜的暖意。就连蜜蜂们都煽动着轻盈的翅膀，围绕飞舞，迷恋它的馥郁，贪涎它的甘甜。

此时，孩子们仿佛听到指令一般，兴奋不已，开始紧张地准备勾槐花的工具，一根长杆的勾镰，一条袋子或者一个提篮。然后开始呼朋唤友，对槐树发起“进攻”。在那个年代，槐花的盛开，对缺嘴的孩子们是一种巨大的诱惑，每个孩子都愿意主动参与进来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胆子大的男孩挽起袖子，自信地搓搓手，猴子般敏捷地爬上树干，片刻之间就开心地坐在了槐花丛间。他并不急于采摘，先小心翼翼地伸手扳过来一枝槐花，麻利地用手捋下一把，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。品着从花蕊中细细渗出来的香甜，简单直接，清凉甘冽，温润爽洁，水灵灵沁入心扉。

大快朵颐一番后，接下来一场热热闹闹的勾槐花大战就开始在小山村上演了。大一些的孩子在树上采摘，也有孩子用绑在长杆子上的镰刀勾下一些树枝，小一些的孩子则拿着篮子仰着头在下面等着。看着一枝枝槐花“从天而降”，欢快地围在树枝旁的孩子们手忙脚乱地捡拾着，再摘下一朵朵鲜嫩的花儿。每当这时，大人们都会在树下不停地招呼“千万小心不要掉下来，不要把树枝损伤”。伴随着一声“知道了”，此起彼伏的笑声洒满村子的上空。大朵的槐花纷纷掉落，似一场美丽的槐花雨，记载着岁月的欢愉，温润着我们的童年。

采摘完槐花，我们细心地捡起里面夹杂的槐树叶，在压井边清洗。轻轻搅动，浸泡在水中的槐花更加晶莹，连双手都沾满了槐花的清香。

洗净晾干水分后，再撒上适量的面粉，每一朵花儿都裹均匀，再加些食盐，放在蒸布上蒸大约十五分钟左右，香喷喷的蒸槐花就可以出锅了。也有回家烧一大锅沸水，把槐花放入水中焯一下，用箬篱捞出，捏成团，控净水，再切一点韭菜，加入调料搅成馅，包成包子。出锅后品尝，鲜美的口感丝缕缕、绵延不绝地游走在舌尖、齿间、口腔、咽喉……

槐花搅入面糊煎饼，也别具风味。槐花的花期不长，要是碰上阴雨天气，没几天工夫就开始凋谢了。所以一旦槐花开了，大家都会多采摘一些，吃不了的槐花，开水焯后晒干贮存起来，赶上节庆时，再拿出来用温水浸泡开，包饺子、炒鸡蛋，香透了童年的记忆。

隋同玄

## 瀑布

严寒中学育花苞，风雪中吮咂营养。不曾想过与谁争妍，更没有暗香引诱。只是静默地舒展开花瓣，一点一点一点，把春的气息连成片，折射着寒气料峭的阳光，化成一条条明黄色的瀑布，无声无语地，提醒着行脚匆匆，忘了四季的人们，春天来了！

# 游 泰 山

红打卡处，若要拍出一张身边无人“陪伴”的个人留影，大概比登泰山本身还要难，往往是照片中每个人都前呼后拥、左依右靠，只能在无奈的合影中寻找自己的尊容。而今，游人可以从容不迫地留下自己满意的情影，任意拍，拍任意，如果不顾及时间问题，想拍多少都能够如愿以偿。这应该是此次泰山之行最为惬意的事情之一。

另一件惬意之事就是观看摩崖石刻了。泰山石刻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，峰壑岩谷随处可见，名家手迹洋洋大观。以往登泰山，少不了要沿途浏览一番，但大都是浮光掠影、浅睹辄止。一则受时间所限，二是须兼顾同伴们的兴趣点，难以随心所欲。再加上游客的心理大致趋同，越是著名的石刻周边越是人满为患，只能择其荦荦大端而观之。这次的情况迥异，家人同行，步履轻松，尽可独立自主，我行我素，尽情享受鉴赏赏石。大观峰前，“置身霄汉”“天地同攸”等熟悉的巨幅刻石依次映入眼帘，仰观更觉自身之渺小，遐思犹叹天地之无限。一路走去，三步一石，五步一刻，刀笔神功，时空错落。驻足于前人遗迹，遥想“忽然绝叫三五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”的翰墨盛景，深感文脉渊源、风月无边。

整修后的岱顶天街，虽不及庐山牯岭规模

## 萤火虫

虫便把蛋壳内照亮，亮光使蛋壳像灯泡一样从里向外透亮着。我们便欢欣地唱着“鸭蛋壳、鹅蛋壳，萤火虫照亮我！鸭蛋壳、鹅蛋壳，萤火虫吃饭哟！鸭蛋壳、鹅蛋壳，萤火虫来啦了”。我们每人拿着装有萤火虫的蛋壳，去打谷场处玩，十几个透着萤火虫亮光的蛋壳聚在一起，仿佛是一个个月亮掉落在我们面前。

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时，路两旁的草丛上，一只只萤火虫带着闪光飞来飞去，在茫茫黑夜里发出星星般闪亮的光，使夏夜更加可爱、美妙、充满神奇。

记得有一次，夏夜里我们几个小伙伴到外村去看电影，电影散场后，我们摸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可能是看电影时屏幕的光线太强，夜晚天又太黑的原因，我们一时迷了路。站在田埂上犹豫不决时，前方有多只萤火虫向我们飞过来，我们便迎着走过去。一路走着，不断

## 四姑娘家的昆成伯

不在一个生产队。昆成伯有工作保障，自然有薪金收入，他们家子女多，但只有一个男孩，年龄与我弟弟相仿，他们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时是同班同学。

昆成伯家的女儿多，大概有姊妹四五个，但我熟悉的则是他们家的四姑娘。四姑娘人很爽朗，也很豪气，有男孩子气，大家都喜欢她，有同学说她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晴雯，还真有几分神似呢。我一度到镇上读书，几年后再见到她，亭亭玉立，眉清目秀，落落大方，人出落得越发漂亮俊俏了。有时候周末回家，我会去供销社找昆成伯借自行车，他若自己的自行车不在，也会帮我找他的同事借。他的同事会跟他开玩笑说，这孩子是谁呀？咋这么亲？他就笑眯眯地说，是我侄子，是我侄子，将来的大学生呢。

再后来，小镇走出来的孩子们大都到县城去读高中了，我们家也搬到了县城，昆成伯给四姑娘来送粮食，就到我们家里来，父亲喊他昆成哥。他们会说起吃大食堂时候的一些往事，还会说到村子里的一些纠葛。要起身离开

## 门口塘

印象中这个门口塘里的水并不清澈，有些混浊，远比不上皖南山区里的水，但它养出的鱼肥，灌溉出的作物年年丰收。门口塘吸纳的多是雨天屋瓦沟里流下的水，到了干旱季节，塘快要见底的时候，村里的人按照乡里的统一调度，从河道里引水进来，拯救了稻禾，拯救了门口塘里的鱼虾，让屋场上的炊烟袅袅不断，让孩子们快乐年复一年。

那时，门口塘是我们夏天的嬉水之地，但必须在父母的严格监督下，否则一旦被发现，将会受到重重惩罚。我们就只能在门口塘上头的水沟里捉捉鱼。门口塘每次从河道里引水入塘的时候，就有许多鱼儿逆流而上，我和庆龙常常兴奋地在放水沟里用砖头垒起小埂，将小网兜固定在那里，不到半天的功夫，许多小鱼儿就钻入了网兜。这快乐的滋味，一晃眼，好多年过去了。

多年以后，屋场上的人陆续外出打工，稻

过了攀藤揽葛的黄金年龄，征服险峰峻岭显然已不能再靠两条腿了，好在现代化的索道缆车成全了无数男女老幼的登山梦，变许许多多不可能为可能。

天外村，一个富有诗意的地名！在这里乘上舒适干净的中巴车，省却一步一个台阶的筋骨劳顿，在车轮滚滚的伴奏声中，不断地更新着脚下的海拔高度。沿着弯弯的盘山公路，眺望车窗外的天光山色，从尘世喧嚣迅疾遁入远山近岫的怀抱之中。抬头可见高耸的巨石雄姿，俯首尽览秀美的壑涧曲溪，峰回路转，易步易景，眼前的一幅幅千岩竞秀霜天峥嵘的山水画卷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心旷神怡。

不到二十分钟的光景，汽车已经抵达中天门附近。下中巴，换缆车，扶摇再上七百米，四顾峰峦三百六，不一会儿，即来到了“仰步三天胜迹，俯临千峰奇观”的南天门。到了南天门，基本上就算到了山顶，“举手可近月，前行若无山”，剩下的只是一路坦途。

南天门一反常态，可以用幽静二字来形容。山上的游客屈指可数，所到之处，均可畅行无阻，毫无排队之虞，与往日摩肩接踵的拥挤状况大相径庭。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景点留影。亲身经历和新闻资讯都曾告诉我，热闹时的泰山，游人如织，人头攒动，特别是在那些网

吕振宇

五岳之首的泰山，是中华大地旅游的重要打卡地。之前，曾两次攀上过玉皇顶，早已解除了“恨君不上东峰顶，夜看金轮出九幽”的遗憾。但是，前两次的登山都是作为任务来完成的，且是结伴而行的集体活动，收获虽多，终未尽兴。今年初，一个偶然机缘，我与家人一起再次来到了泰山。这回岱岳之行可以说是身心放松的一次逍遥之旅，恰应了古人之言：“谁知二十来年后，却向西齐看泰山。”

时已交九，幸运地碰上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天气出奇的好，只是花叶凋零，山色清冷，少了些许郁郁葱葱。临到泰安之前，为了御寒打算，全家人穿戴上了厚厚的衣帽，做好了斗风霜战严寒的思想准备，及至来到山脚之下始觉得一身“重装备”似乎没有多少用武之地。但顾虑到山上山下的温差特别是记忆中堪称泰山一景的出租车大衣，我们还是包裹严整地开启了上山的路程。

冬日的泰山，沉寂肃穆。没有了春天的繁花、夏日的浓荫、秋季的斑斓，但山上的苍松翠柏装点着嵯峨耸立的陡岩峭壁，依然不失名山气度。溪涧里虽不见涓涓流水，却有残雪枯蕾驻留其中，半融半冰，彩黛相间，浑然天成，凸显“万树寒无色，南枝独有花”的诗境。

巍巍泰山松不老，岁月无情人易容。早已

胡忠伟

## 裁读毛边书

天下爱书人的心思大抵是一样的，遇好书往往想一睹为快，更有甚者还想占为己有。这些年，与各地书友交流多了，互赠书籍，书来书往，收到的好书委实不少。这些书，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，是他们爱书、淘书、访书、买书、读书、藏书的见证。所以，对师友的赠书，我向来都是珍惜的，不止一次地去读，去揣想他们书写时的快意。

在这些书中，有一些书是毛边本，深夜裁读，趣味良多，最好再下一点不大不小的雨，书声沙沙，雨声细细，多好啊，一个诗意盎然的夜晚！

雨夜裁读，无需太多的要求，只要是一本好书，那就是爱书人的好梦所在啊。沏一杯清茶，拧亮台灯，心无旁骛，随手翻看一两页，没有任何负累地读下去，兴起则始，兴尽则止，没有人催逼，也没有人叨扰，这样的阅读无疑是快乐和幸福的。

雨夜裁读，是一种真正的阅读姿态，这样的姿态，属于生命的姿态，使我们终身受益。当一个人凝眸于书本，凝神于文字，双唇微合，双眉微皱，似乎世界万物都不存在了。此间的阅读，如同啖啃桑叶，如同人世间的阴晴圆缺，许多的敬畏，许多的疑问，许多的探究，许多的思索，许多的美丽与哀愁，都在这阅读的行为中发生着。

对毛边书的态度，我有过从不喜欢到渐渐喜欢的转变。过去，收到或买到了毛边书，眼看着参差不齐，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弄齐整了。再说，读毛边书，很急人的，读到紧要处，书页还粘连着，能不急人嘛。多少本毛边书都被我送到印刷厂一刀裁齐了。后来，收到的毛边书越来越多，我也试着去接受，天长日久，也体悟到毛边书的诸多好处。一是可以培养自己慢阅读的意识。从来好书须慢读，走马观花终觉浅。读毛边书，急不得，也快不得。二是读毛边书，需要小心谨慎地去剪裁。所用的刀子不能太锋利，也不能太钝，太锋利，伤手；太钝，伤书。三是读毛边书，需静心，裁一页，读一页，不失为静心之一法，也是磨性子的一种捷径。四是无需书签或标记，读到哪儿，哪儿就裁开了，没裁开，自然就没读过。五是毛边书开本大，裁开后，版式天地宽绰，适合做读书笔记。

裁毛边书，讲究的人会用红木小刀或者竹刀什么的，而我没那么讲究，随便找来一把铅笔刀，裁剪开来，但此法不好掌握，如果用力大小不均，弄不好就伤及书页了，裁破裁残，反而弄坏了毛边书。有一天收到一本毛边本，躺在床上赏玩之际，实在想看序言和后记，但一时找不到小刀，忽然发现孩子玩耍的飞轮，这是一种塑料制品，叶轮很薄，两端呈圆弧形，于是顺手就用它裁读，想不到，竟然受用得狠，既不伤手，也没有伤及书页，飞轮划过纸张，沙沙作响，与窗外的雨声交相呼应，实在比得上甜美动听的音乐了，这是一种美妙的天籁。

对于这种“三面任其本来，不施刀削”的毛边书，许多书友都很喜欢，它看似不整齐，毛毛躁躁，但却朴素大方，原始而有质感，有一种“拙的美”。鲁迅就很喜欢，他早年的许多著作，包括他编辑的杂志《莽原》《奔流》等都采取毛边书的形式装订。这种毛边书，最适宜爱书人把玩激赏，尤其在雨下的夜晚，书香氤氲，摩挲之间，人与书，人与物，人与景，融合相生，精神的愉悦就难以言表了。

鲁昌贤

雷 雨

石泽丰

门口塘，顾名思义就是我故乡老家门口的池塘。它在屋场的西南端，如一个大大的汤匙。旺桃伯伯家的房子西南角，有一片小小的毛竹园，紧贴着“汤匙”的腰身。

在皖西南的农村，池塘的主要功用就是为农田蓄水，几乎每个屋场都有。石家大屋也不例外，因田多且分布较散，祖辈们挖出了荒塘、大塘、陈弯塘、连二塘和门口塘。这些塘离屋场均有些距离，唯有门口塘在村人的眼皮底下。屋场上的人洗衣洗物，就近首选的自然就是门口塘，哪怕是后来养鱼，也是如此。有全屋场的人盯着，鱼当然没法被偷去。到年底了，队上（现在的村民小组）捕捞，每家每户都能分上几条。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现在门口塘荒废在了那里，只因村民们都搬走了，昔日的屋场被铁臂机械平整成了一片撂荒的耕地。它仰躺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天，看风吹云去，将过往收藏在心底。